

四庫全書考證

一四





漢書補注

(三十三)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武五子傳第三十二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

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博。戾太子據。〔補注〕先謙曰：戾太子，官本及他本提行是。元狩

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文彬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

湯之先祖，有娥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禮月令注〕高辛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禱神之也。〕又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禱焉。〔疏〕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禱，則讀高為郊。〕是前代立禱，在未生子之先。漢初無高禱之祀，武帝生太子，始立禱，蓋因得子之晚，祀禱以誌喜，故云為太子立禱也。枚舉傳云立皇子禱，以立禱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此傳為立禱，下有張晏曰：禱者求子月令曰：祀于高禱，是十五字註文。使東方朔枚舉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據朔舉傳，朔舉又作皇太子生賦。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

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

〔補注〕先謙曰：江公魯申公弟子。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事見儒林傳。

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

其廣博觀望也。〔補注〕先謙曰：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補注〕周壽昌曰：從讀曰縱。

故多召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黃圖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補注〕繆荃孫曰：臨江王栗姬所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

寶太后所生，號寶太主，皆是。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不聽也。〔補注〕先謙曰：

事見充傳。

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召為左右皆為蠱

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

師古曰：兩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公主所封縣稱邑。陽石不書邑者，史省文。

及皇后弟子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事，賀充傳不見。巫蠱獄在征和二年。伉兩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播制不害免。又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宮，完為城旦。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載。伉失

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表。中此文長平侯，追溯稱之。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

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

〔補注〕

朱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刺之。瞿鴻禕曰。偶桐木人也。得桐木人。猶言得木偶矣。

時上疾。辟暑甘泉宮。

師古曰。辟讀曰避。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

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走還。北堂書鈔百五引三輔故事作太子大鼻。

獨皇后太子在。

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

少傅石德。

師古曰。石慶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論。恩澤侯表。德天漢元年。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且是德未官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

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爲太子少傅。據劉屈氂傳。功臣表。景建以獲德侯。屈氂傳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非慶子也。師古偶未審耳。

德懼爲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

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

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

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旣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皇太子官稱家吏。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

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

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

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

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詐。先謙曰。官本作詐。

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

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闕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繆荃孫曰黃圖有長秋殿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此門即長秋殿門因長御倚華

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師古曰中殿皇后車馬所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殿者天子之內殿也

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殿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

反迺斬充呂佺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

相劉屈氂等戰〔補注〕先謙曰詳屈氂傳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呂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

不肯〔補注〕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苟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

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記耳劉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令狐徵君墓豈可誣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作鄭茂梁元帝同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乘輿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為茂耳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令狐二字顏本偶脫反以苟紀為異也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

〔補注〕錢大昭曰。散。南監本。固本作喪。先謙曰。官本作喪。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字。釋文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周壽昌曰。阮元校勘記。高麗本。吾下有豈字。御覽二十二引作吾惡得而食諸。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

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

孝已

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

察。令皇太子爲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錢大昭曰。令當作今。先謙曰。官本作今。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日迫蹙皇太子。

師古曰。蹙。音千六反。〔補注〕繆荃孫曰。廣雅釋詁。

迫。急也。呂覽貴生篇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蹙。蹙也。先謙曰。迫之使不得退。蹙之使不得進。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日親戚之路。兩塞而不通。

師古曰。兩。與隔同。

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師古曰。逋。亡也。

子盜父兵。

日救難自免耳。臣竊日爲無邪心。詩云。

〔補注〕先謙曰。云。官本作日。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搆毀問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周壽昌曰藩毛詩作樊昌邑王傳與

遂引此詩亦作藩蓋晉詩本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蕃即藩也先謙曰漢紀引詩下讒言仍作讒人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宜得罪也〔補注〕先

謙曰趙太子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雁於碣石注過讀過責之過呂覽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注過責也

顏云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訓過為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視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即為責矣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先謙曰被惡名而不顧所謂忘其號也顏

訓忘為亡失非比于盡仁而遺其身

師古曰比于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莖刃也音膚

呂陳其

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

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

毋患太子之非

〔補注〕先謙曰非謂逆亂也

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臣不

勝倦倦

師古曰倦讀曰拳解在劉向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饒州鄞鄉湖城二

縣皆其地也。〔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今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補注〕先謙曰：河南通志：戾太子墓在今閿鄉縣南泉鳩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南。

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逕征記曰：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踞山北，玉溪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鍾盤豆河入之。〔河南通志〕輿圖：盤豆河作盤澗水。玉溪河，即酈注所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者也。主人家貧，常賣屨，日給太子盤澗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槃澗水也。〔注見下引〕稽合圖記：泉鳩水殆十二澗水之一矣。

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太各反。即入室。

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

皆并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孫進弟也，失其名。章昭曰：邢在河

內。師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邢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自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以反購太子，覽壺關三老書而感寤，然無明詔赦之也。富昌壽乃吏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

獲者功，故曰疑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解救太子封乎？如顏註之謬，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張富昌爲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荀紀作抱侯，踢踉侯。

蓋是雜采他書，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補注〕先謙曰：詳千秋傳。上遂擢千

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此橫門橫橋也。非渭橋。黃圖引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

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又云渭橋，秦始皇造。〔元注〕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畢校本如此。〔玉海〕百七十二引此，並合

〔玉海〕渭橋下注，引初學記云：秦造渭橋及橫橋。此明是二橋。師古誤合爲一。〔案〕玉海橫橋下，引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

外，而渭橋在北三里。此亦橫渭異橋之證。孫星衍校黃圖，必欲定爲一橋，謂今本黃圖爲誤，遂併玉海駁之，未敢從。〔渭水注〕長安城

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也。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

出南頭第三門曰西城門，又曰光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

〔補注〕周壽昌

動緣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本作孟康是。

曰：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隨筆云：〔戾太子條〕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

上憐太子無

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不以北地太守族也。

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趾猶存。〔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會槃澗水，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

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又北流入於河。河南通志：思子宮城在閭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

入思子宮疑誤。〔孫校本〕本無，但云思子宮。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荀紀〕云：爲思子宮於湖，則併

宮與臺

爲一。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尙焉。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無平輿侯。

及太子敗，皆同時

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

〔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瘞之城南桐柏，先謙曰：官本作后。

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補注〕先謙曰。詔上。帝字。官本作下。是。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

議諡置園邑。〔補注〕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諡六字。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補注〕齊召南曰。按章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云。

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

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冢不得以位言。周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

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議諡置邑。則宜就墓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冢也。如澹曰。親謂父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曰。為親諡。宜曰悼皇。〔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

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說是。又或以下悼后為疑。不知漢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二百家。故皇

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冢三十家。園置長丞。〔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廟寢園有食官令長丞。周衛奉

守如法。曰湖園鄉邪里聚為戾園。

師古曰：園，古園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聞。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補注〕先謙曰：

上師古官本作孟康闕作闕是轉下脫寫字。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

〔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苑在長安縣北五里。寰宇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

東南本長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顧炎武云：下云後八歲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豫見於八年之前。蓋兩收而未貫通也。

廣明成鄉為悼園。

〔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

南〔戴校廣明作廉明非〕。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為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一街次南休祥坊南。有漢奉明園。園之北漢奉明縣。〔寰宇記訛為鳳鳴園〕。一統志：戾后園悼園並在長安縣北。先謙曰：據酈注。成鄉上應有廣字。未知其審。

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曰

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補注〕先謙曰：京兆縣也。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戒焉。

〔補注〕錢大昭曰：本紀是年初作誥。故三王俱載賜策。先謙曰：三王定位建國。

大司馬霍去病建。讖詳載三王世家。

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補注〕先謙曰：據三王世家。四月戊寅朔。則乙巳二十八日。

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廟立子張湯。

閔爲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

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爲王。〔補注〕先謙曰：天序，史記作祖考。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烏呼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

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

也。俾，使也。〔補注〕曾廣鈞曰：公羊傳，俾君子易忘，此蓋承用其文。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能終天祿者也。〔補注〕先謙曰：得，官本作德是。厥有愆不臧，

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

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王夫人，趙人。閔且立爲王而病，請王閔，雒陽帝不許，言關東國莫大於齊，夫人謝及死，帝痛之，使使奉璧一拜爲齊王太后。閔不幸早死，國絕，天下稱齊

不宜王云。詳三王世家。閔元封元年薨。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社作土，史記此及厲王策社下，皆有朕承祖考惟稽古七字。漢書無蓋班氏刪之。封于北

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日姦巧邊眚。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眚，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賚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

叱庶人。薰音勳。驚音育。〔補注〕先謙曰：薰驚，史記作葷粥，音同字異耳。下同。心下作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十字。顏說本匈奴傳。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師古曰：徂，往也。〔補注〕先謙曰：朕上史記有於戲二字。

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齊召南曰：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功。渾邪王及厥衆，咸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先謙曰：帥，史記作君，下有皆來二字。

降旗奔師。

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

薰鬻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補注〕劉奉世曰：匈奴徙漠北。先謙曰：劉說是。

北州曰安。

孟康曰：古綬字也。臣瓚曰：安，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安，音他果反。〔補注〕

李慈銘曰：安者綬之省，古無安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綬之。注：國君綬視。注並云：綬讀曰安。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爲綬。綬，綬古通用。並訓爲安。史記：安作綬。集解引臣瓚曰：綬，安也。是瓚說本亦作綬。顏是瓚而

舍孟，由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補注〕朱一新曰：食貨志：賦入貢棐，應劭注：知古義耳。竹器也。師古注：棐讀與匪同。知匪棐古通用。說文：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篋，車笇也。從竹。

匪聲。經傳中匪多以篋爲之。今篋行而匪之本義晦。漢書：凡篋匪之匪皆作棐。地理志中屢見之。顏彼注云：棐讀與篋同。蓋篋字從俗也。匪之假借則爲非。故顏注以棐爲古匪字而訓非。至敘傳亦云：實棐謀而相順。則用尙書大誥天棐謀辭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又

引詩其命匪誑，謂棐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訓矣。先謙曰：史記：棐作匪。集解：徐廣曰：匪一作非。索隱：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匪。匪，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棐。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呂覽〕簡選篇：齊桓公教卒萬人，以爲兵首。先謙曰：索隱引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案承上毋廢備言，韋沈說勝

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則張說所本。王其戒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及厲王策。王上皆有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十字，亦班氏刪省。且壯大就國，爲人辨略，博學經書。

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曰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

〔補注〕先謙曰。三王世家。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門下。

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

〔補注〕先謙曰。廣韻壽下云。前漢燕王遣壽西長之長安。蘇林云。壽西。姓也。是宋本漢書長下有註七字。而後奪之。

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

召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義。

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意。公卿表亦作廣意。先謙曰。

官本正文及註並作意。

問帝崩所病。

師古曰。因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讀與祚同。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

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召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

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師古曰。斥。開也。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

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

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

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諫

曰。如說詐義。是。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

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

周以來。即為燕。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

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錢大昕曰。者讀如諸。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

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

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曰。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

當爲漢嗣而不
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

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

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

〔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且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

將軍子也。

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

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

師古曰：毆與驅同。

郎中侍從者著

貂羽黃金附蟬。

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僧爲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据此顏說是也。官本注謂作爲。

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

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上文言武帝時，且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襄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

參考得之。

以講士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餅侯。舊川靖王子也。餅音步丁反。

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曰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補注〕周壽昌曰。劉德傳。德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徒

大鴻臚丞。

連引燕王有詔弗治。

〔補注〕先謙曰。漢道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等風諭。且且恐懼謝過。事詳三王世家。

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

〔補注〕周壽昌曰。成薨。謚敬侯。

先謙曰。不疑擢京兆尹。

久之。且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補注〕先謙曰。信武帝舅。信子充疑不得

取武帝女為妻。據表。充子受嗣侯。以元鼎五年坐耐金免。則主當是受妻。受免侯後薨。主遂私近丁外人也。李慈銘云。據昭紀言公主子文信。則主不得為信妻及子婦。益明。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

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

賂遺蓋主。上

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

〔補注〕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顯重異族。廢道

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

趙氏無

炊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補注〕錢大昭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更為趙氏。故秦亦稱趙。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

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曰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土莧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

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謂盡也。

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及字。疑後人所加。據註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

年不降。還宜爲典屬國。師古曰。宜音但。(補注)先謙曰。武在匈奴十九年。曰二十年。舉成數也。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

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補注)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沈欽韓曰。此漢世教練禁衛之制。至宋始詳。宋史兵志。禁軍日習武技。容齋隨筆。國朝宿衛禁

旅。遷補之制。可參證。註云。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與宋御前不赴堆垛沙汰者。其制同也。先謙曰。都。謂都肄也。霍光傳。漢紀。皆作都肄。郎羽林。此去肄言都。文省而義自見。都之爲言大總也。謂總郎屬而閱之。若如顏註。單釋爲大都郎羽林。爲大郎羽林。光傳都郎屬

耳。爲大郎屬耳。文不成義矣。光傳都肄。顏云。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亦訓都爲總。而於此失之。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爲燕王。且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

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爲誤。(補注)王闔運曰。顏注。隔絕章句。當移在喜上疏曰之下。爲合。先謙曰。桀令且上書告光。而桀下其章。欲速成事。故詐令人爲且上書。且實知情預謀。卽與且自上疏一也。昭紀。光傳。言詐令人爲且上書。帝以調校尉不及十日。燕不及知。決其詐。所以著當時事實。此云且自上疏。所

以著且逆述。本無參錯。顏說非也。註。朕知此書云云。乃光傳語。又下當有霍光傳三字。而傳寫奪之。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譯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

〔補注〕先謙曰。男子張延年。詳昭紀。尙不疑傳。

長安中民趣

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

正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衆旣多。故謹譁也。

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

〔補注〕先謙曰。言非桀安謀洩也。

我帝長子。天

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

師古曰。謂

死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莽元鳳元年卒。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

水泉竭。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泉字。王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並作井水竭。漢紀同。先謙曰。官本作井水泉竭。

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師古曰。廁。養豕圜也。圜。音胡。困反。〔補注〕先謙曰。說文。圜。廁也。象豕在口中。廣雅。一切經音義。並云。圍圜。屏廁也。晉語。少波於豕牢。韋昭云。豕牢。廁也。五行志。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圍壞都竈。銜其黼六

七枚置殿前。故顏訓廁爲園。大官竈。五行志註以爲烝炊之大竈是也。

鳥鵲鬪死。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鳥與鵲鬪宮中池上。烏墮池死。

鼠舞殿端門中。

師古曰：端門，正門也。〔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王使吏以酒

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目下皆恐。王

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下后妃同是妃當爲姬之誤。地理志：廣平國南和。下列葭水東入滌。此無列字，或時俗省文稱之。今

長蘆水也。雁門郡陰館下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燕刺王傳作台字。治水，今桑乾河上源，其下流爲永定河也。說詳志。晉注：雁門下奪陰館二字，以南和例知之。

王客呂廣等知星。

〔補注〕

錢大昭曰：天文志有燕王候星者，吳莫如。

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

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

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

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

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

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補注〕王念孫曰：蘇音

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云：周知國中之無人。若讀為廣大之廣，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

孟康曰：寘，音羸，髮歷蠶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一反。〔補注〕沈欽韓曰：寘當作寘，說文：寘，塞也。從穴，眞聲。集韻：或從土為填。周壽昌曰：寘音闔。李慈銘曰：謂人首相從填渠也。非專謂髮。先謙曰：沈說周音，李說並是。注一字汪本南監本官本。

作干，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是。渠，故即其所見。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補注〕先謙曰：先赦吏民，所以散逆黨。因迎后姬諸夫。

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虜，奴隸也。說苑：反質篇：始皇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妃夫人共啼泣止王。〔補注〕先謙曰：官本妃作姬是。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

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呂安宗。

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劍推鋒。師古曰：樊，噲。鄴，從高帝。〔補注〕先謙曰：官本高下有皇字。墾蕩除害。

耘鉏海內。師古曰：舊，古災字。〔補注〕錢大昭曰：此下脫正文，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八字，又註文：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二十字，當據南監本。官本有此二十八字，又引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高下有皇字。墾蕩除害。

三。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補注〕先謙曰。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

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補注〕沈欽韓曰。春秋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兄終弟繼曰及。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 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

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酎。見高

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補注〕先謙曰。舉官本作奉是。 旦得書。呂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謝相

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呂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

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十月。 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補注〕先謙曰。慶本始四年封。賢元年封。定安官本作安定。是表亦作安定。 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補注〕先謙曰。本始元年立。 二十九年薨。子穆王

彘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補注〕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錢大昭曰。表云二十一年。先謙曰。据表。嘉以建平四年立。是璜薨於建平三年。距陽朔二年。璜立之歲。恰二十

年。浙本及表誤。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補注〕周壽昌曰。表云。莽

貶嘉為公。明年廢。未獻符

命前事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補注〕劉攽曰。多一世字。

古人有

言曰。大江之南。

〔補注〕先謙曰。正義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

五湖之間。

〔補注〕先謙曰。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其人輕心。揚州保彊。

李奇曰。保。恃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云。彊一作疆。則謂恃其疆域阻深也。

三代要服。不及呂正。

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正作政。褚先生解云。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

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

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

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言當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補注〕先謙曰。祇。祇。史記作戰。

毋桐好逸。毋邇

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補注〕王念孫曰。桐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殊為不辭。按三王世家作毋桐好佚。佚與逸同。〔褚釋曰。毋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為長也。〕侗為長久

之長。亦為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段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為侗。〕侗之為長。乃漢人常訓。故應註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李慈銘曰。撰法言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蓋桐與童通。此毋桐好逸。言毋童心好逸游也。先謙曰。史記張晏註。侗音同。此張注作桐。疑顏改以就正文。顏音通。而訓為通脫。意與禮樂志注桐讀為通同。是顏所見漢書本作桐。王謂侗桐段借字是也。漢世文字未正。因轉寫而生通段。至於鄙別雜揉。不可爬梳。今人動謂當時字少。取用相代者。誤也。侗之為桐。猶非之為槩矣。李說並通。宵人。索隱云。或作佻人。

惟法惟則。

師古曰。言當依法則。

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

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

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空手搏熊，斃猛獸。

〔補注〕沈欽韓

曰：西京雜記：胥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胸而死。按末句誤，或當作幾死。

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

〔補注〕先謙曰：霍光傳：昭帝崩，羣臣議立王，有郎上書言不可承宗。

廟遂立昌邑。故云終不得。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

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

〔補注〕錢大昕曰：下文云：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卽四侯之一也。予弟大昭曰：考王子侯表，但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三

人，別無名寶者。表稱南利侯昌，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此傳云南利侯寶，疑誤。先謙曰：此文本作聖曾昌，皆爲列侯。淺學者以爲不足四子之數，見下南利侯寶之誤文，而謬加入寶字也。封胥四子句絕。〔與燕王傳封旦兩子句絕一例。〕四子者，併弘數之。下文云：又立弘爲王者，與胥同時王。故言又立也。三王世家云：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與此脗合，是不得有寶字明矣。又立胥小子弘爲高

密王，所召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

師古曰：覬音冀。

而楚地巫鬼，

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尙巫鬼之事。

胥迎

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左右皆服。

師古曰：見女須

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補注〕錢大昭曰：服，南監本闕本作伏。周壽昌曰：服伏一也。衛青傳服聽，史記作伏聽，與此同。先謙曰：註言伏而聽之，是顏所見漢書本作伏也。官本正作伏。

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

須錢使禱巫山。

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補注〕沈欽韓曰：越絕記地云：巫山者，越魘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山陰縣十三里許，又吳地記：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按所禱在吳越，俱未可知。顏指爲夔州之巫山，何由沂江

數千里而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

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右儲說：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俗作賽，朱一新曰：

塞字，郊祀志中屢見，說文新附收入賽字，非。然後書曹節傳注已云：塞當爲賽，通用，則賽字行而塞義漸晦。唐初已然，觀阮嗣宗爲鄭冲豹晉王賤，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尙作塞，知晉時賽字尙未行也。

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

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

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漸也。益也。〔補注〕先謙曰：寢訓益是。

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召反

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亦饋字。

後延壽坐謀反誅。

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

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

〔補注〕先謙曰：據表，寶應作昌，說見上。

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

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補注〕先謙曰：地理志：射陽屬臨淮，寰宇記：射陽湖在今楚州山陽縣東南八十里。漢書：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

卽此，與鹽城寶應三縣分湖爲界，縈回三百里，一統志。射陽湖在今淮安府山陽縣東南七十里，古射陂也。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

〔補注〕先謙曰。正官本作上。

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

〔補注〕先謙曰。廷官本作庭。

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

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日絕口。公卿請誅

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師古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先謙曰。據公卿表。廷尉于定國。大鴻臚王禹也。

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

曰。誠實也。

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訾。胡

生。皆女名。〔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

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補注〕周壽昌曰。八子。秩視千石。

比中更爲第十三爵。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食。佐史也。

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補注〕

先謙曰。言冀望久生。而不幸無終。既死爲鬼。則長不樂。安有窮極也。文自明了。顏注迂晦。

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

千里馬兮駐待路。

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

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

師古曰。言人生必常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

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惊。爲樂亟。

章昭曰。豫亦樂也。音裁宗。

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邱。吏反。〔補注〕先謙曰。亟猶促也。

蒿里召兮郭門閱。

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死不得取代。庸

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願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補注〕王念孫曰代字句絕庸用古字通。〔堯典〕三十

徵庸論衡氣壽篇庸作用。舉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用以也。〔見

一切經音義七〕言死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

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

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

〔補注〕沈欽韓曰馬永鄉嬾真子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冢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

人呼爲琉璃王冢。按廣陵王胥賜諡曰厲爲劉厲王轉訛爲琉璃王。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恐胥僭擬云李慈銘曰阮元璽經室三集甘泉山獲石記云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旱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覘。而西峯有靈雨壇。舊陟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劉厲之傳譌也。嘉慶十一年甘泉山惠照寺階下獲四石其一石有中殿第廿八字體在篆隸間。江鄭堂謂卽淮南厲王冢上石也。

卽呂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

自殺。〔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作父引宋祁曰姚本父作及。

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

〔補注〕錢大昭曰表作六十三

年先謙曰胥五鳳四年正月誅。恰六十四年表誤。

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

〔補注〕先謙曰初元二年立。

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

師古曰共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三年薨案護以建始二年嗣則意薨於建始元年。距建昭五年立。恰三年表誤。

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

〔補注〕先謙曰表十五年薨案下云

後六年立守表在元延二年。逆數至永始元年爲六年。則護以鴻嘉四年薨。距建始三年嗣。恰十五年表是。此誤。

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

〔補注〕先謙曰官本復作後引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是爲

靖王立二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十七年薨案宏以居攝二年嗣則守薨於居攝元年距元延二年立恰十七年表是此誤。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

元年。呂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八年薨案章以元康元年立則弘薨於地節四年距本始元年恰八年表是此誤。子頃王章嗣。〔補注〕先謙曰以弘薨在胥得罪前

天子加恩。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十四年薨案寬以建始二年嗣則章薨於建始元年距元康元年恰三十四年表是此誤。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

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十二年誤。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

典喪。師古曰今爲喪主〔補注〕先謙曰今官本作令是。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

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文帝之入立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

呂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補注〕先謙曰從人衆也。郎中令龔遂諫

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補注〕先謙曰御覽九百十八引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趾越嶺獻長鳴雞卽下滿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

不絕。長距善鬪。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清聲徹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積竹杖也。先謙曰：御覽七百十引新序：昌邑王

置積竹刺杖二枚，襲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說文：簾，積竹矛戟矜也。是以積竹入觚，徐鍇曰：積竹木，謂合竹木爲之也。若今之杖多然。又說文字云：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爲之，取其有力也。据此，蓋以竹縷合縹作杖。若今之矛稍猶然。過弘

農使大奴善，曰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衣車，輜輶也。詩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正義：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周壽昌曰：大奴，謂羣奴之長也。王尊傳：匡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是亦官奴長，故使入殿中，豈必須長大者耶？又云：劉輔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則專用事之奴也。先謙曰：後書梁冀傳注引蒼頡篇：駟衣車也。駟車制詳後書輿服志注。大奴，周說是。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曰：讓相安樂。

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

屬音之欲反。呂湍洒大王。師古曰：湍，澣也。洒，濯也。湍音子顛反。洒，音先禮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粹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

鴻臚郊迎，駒奉乘與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補注〕先謙曰：此郭門，亦蒙東都門之稱。故遂謂是長安東郭門也。黃圖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都。（畢校本，據玉海改。郭誤，亦者，承上東都言，則郭門必是東都。玉海引黃圖於此下，即引昌邑傳至廣明東都門，襲遂曰：此長安東郭門也。爲注足證玉海本作都不作郭，而今本傳訛也。孫校本作

亦曰東都。注云：後漢書注引作其外郭門，名東都門，亦其牆證。特疑上民間謂東都門，都字當爲城，又誤矣。）渭水注，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下文昆明渠下云：其一渠東逕奉明縣

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上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

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

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

〔補注〕先謙曰。此城門。則宣平門。

賀曰。城門與郭門等。

耳。且至未央宮東闕。

〔補注〕先謙曰。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北闕爲正門。說詳高紀。

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補注〕沈欽韓曰。

帳。周禮之次也。鄭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官待事之處。

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在東闕。故面西伏也。

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

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

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

後之象。傳誤也。沈欽韓云。列女傳。莊姪曰。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亦以無尾爲絕嗣之徵。此誤。先謙案。下云。頸以下似人。若無頭。何由知爲犬。考異及沈說是。

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

〔補注〕先謙曰。

董巴漢輿服志云。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爲之。五行志。賀常冠方山冠。

後見熊。

〔補注〕宋祁曰。浙本。後作復。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召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

祥何爲數來。

師古曰。叩讀曰仰。

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夫國之存亡。豈在臣

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

師古曰。浹。微也。音子牒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至公篇。夫子修春秋。人事浹。王道備。上

通於天而麟至。

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

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

師古曰。汙。

濁穢。補注。先謙曰。官本穢作也。

召存難。召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祿祥數至。

血者。陰憂象也。

補注。沈欽韓曰。大戴少間篇。血者猶血。虛辯注。血憂色也。

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卽位。後王夢青蠅之

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召屋版瓦覆。

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補注。李慈銘曰。王夢下青蠅之三字衍。不則下語贅矣。矢。本字作鹵。見說文。版當作版。說文。版。敗瓦也。玉篇。廣韻。版。牝瓦也。牝瓦者。瓦之仰者也。

發視之。青蠅矢也。召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

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補注。先謙曰。至。詩作止。官本與此同。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

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多部。御覽蟲多部一引此。並作在側。李慈銘曰。惡當讀爲路反。與汚通。凡不潔之物。皆汚藏。可憎惡也。今江浙方音尙如是。瞿鴻禕曰。如是六字爲句。猶言如此青蠅矢也。先謙曰。左側猶今言左近。卽旁近之意。非專指左言。宋書樂志。漢饒歌。遠如期曲。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亡極。不得謂彼文爲處天在側也。郭茂倩樂府所載。亦作左側。王說誤會文義。所引亦係誤本。不足據。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曰爲左右。如不

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補注〕朱一新曰。晉語以忍去過注。忍以義斷也。顏注義未備。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詭。

猶反。〔補注〕先謙曰。六字官本在皆字上。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卽位。

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

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

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

〔補注〕先謙曰。廉察。選使之非吏。以廉察爲名也。

爲領錢物市買。朝

內食物。

師古曰。每且二內之。

它不得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曰王家錢取卒。迺宮清

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補注〕周壽昌曰。巡迺。宮垣。清除中禁。皆以備匪人也。中猶內。卽上奴婢在中者之中。迺宮與清中對舉。鄧說是。特清中二字義未析。

臣敞

數遣丞吏行察。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

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

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

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

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惠文冠已見上補注。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徐廣與服雜注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不論加貂蟬與否，統名惠文。孟服二說，並是也。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纁為展，箠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與此不同。

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

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

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

動觀其意，即曰：惡烏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

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

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

羅紂。

師古曰：羅紂，其名也。紂音敷。〔補注〕齊召南曰：此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周壽昌曰：嚴次卿同時正為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紂即羅敷，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為名。如秦羅敷之類。翟鴻

禮曰：王士正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言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為羅紂，不知何故。蓋未知羅敷即羅紂，而紂乃紂之訛也。

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

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癡作白癡。是周壽昌云：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注所本。惠慧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

漢孔融傳將不早
惠乎皆謂慧也。

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

言。〔補注〕先謙曰。以書自丞相御史也。

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

擅留。曰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

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

當勿法。

〔補注〕曾廣鈞曰。法亦治也。

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

後丞相御史。曰臣敞書聞。奏可。皆曰遣。

〔補注〕先謙曰。曰。已字通。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

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補注〕沈欽韓曰。贛水注。緣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漢昌邑王封海昏。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

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

奏賀。

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

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曰：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

〔補注〕先謙曰：以上二語。

皆非賀所

應言也。

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補注〕先謙曰：表，神爵三年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

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

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為置後。曰：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

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

充國。

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補注〕翟鴻禮曰：由當作申。唐人詩：州家申名使家抑。正是申上其名也。

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

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曰加也。宜曰禮絕，賀曰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曰：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

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

〔補注〕先謙曰：案顧炎武云：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宗室列侯並復故國。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

十七人。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惟此傳言今見為侯。表云：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孫原侯保世，曾孫會邑。免。建武復封，又安衆侯寵，以建武二年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蓋光武時，亦但隨宜封拜，未嘗徧及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特紹封與。

錢大昭曰：為下。南監本闕本。

有侯字。先謙曰：官本有侯字。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

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

〔補注〕劉奉世曰：案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爲乖誤。錢大昕曰：本傳

戾太子，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以年歲推之。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非建元六年。衛青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皆與本傳合。贊語似未推校年歲。若衛青收河南置朔方郡，則在元朔二年。又在戾太子生之後矣。李慈銘曰：此等大事，班氏不宜錯誤。讀者不得其解耳。此贊蓋謂自建元六年長星見，遂有征胡之事。至建置朔方之年，而其春，戾太子生。史家省文，連屬言之耳。考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春孟爲歲首。其前皆建亥，以冬十月爲歲首。建朔方郡，在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後。戾太子蓋生於是年歲首。至太初用夏正之後，以前時月，皆追正之。故以戾太子爲元朔元年生。班氏志其實，遂以爲其春生矣。蓋元朔二年之三四月間，夏正之十二月正月間也。先謙曰：武帝命將出征，自建元六年遣王恢等擊閩越，始長星見後也。先惟殿助持節發會稽兵，未嘗命將。贊推原禍始，歷敘兵凶。其云後遂命將出征，則推之建元六年以後。未嘗以戾太子生屬之建元六年也。既云後，卽不得更言其春。如其春屬建元六年，下不得覆言自是之後，卽以行文言。班氏亦未至如此。劉錢妄譏，殊爲不審。惟取河南置朔方，在戾太子生後一年，而云其春，則當如李說。

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

位三十九年。

〔補注〕王念孫曰：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

吏外畔。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

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

〔補注〕何焯曰。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

是曰倉頡作書。

止戈爲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曰。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曰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

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曰其銷惡運。遏亂原。

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曰導。〔補注〕先謙曰。千秋適因惡運之衰。激於禍亂之極。而建言以寤主也。

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補注〕先謙曰。傳。猶稱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忌見藝文志鄒陽司馬相如傳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

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對策在建元元年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

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膠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趙人嚴葱奇志作莊葱奇官常侍郎有賦

十一篇班自注枚皋同時蓋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顏注引七略云葱奇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

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

謀議。〔補注〕先謙曰官本閣作閣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呂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

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黜。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

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

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溫州府志，東甌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

時武帝年未二十，呂問太尉田蚡

〔補注〕繆荃孫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此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郭嵩燾云：百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罷太尉，故可仍其舊稱。非誤也。
蚡曰：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

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

今小國

呂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懇？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補注〕王念孫曰：振，救也。〔見月令袁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先謙曰：王說是。

又何

呂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為符，鑄虎為飾，中分之，頌其右，爾

藏其左，起軍旅時，則出以合中外之契。唐用銅魚符，宋用虎豹符，明以金牌，用寶調發，非古制。

適遣助，呂節發兵會稽。

〔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故助得斬司馬也。按周禮地官掌節，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

使者所擁節是也。司常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千首也。夏采注。綏以旒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旒於千首者。王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王。然則漢之使節。但繫旒徒綏。亦去旒不用。故蘇武得臥起操持。明志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旒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

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曰。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補注。先謙曰。興謂軍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

年事。兩將軍。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

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補注。先謙曰。詩既醉疏。攝者。收斂之言。訓安微隔。且與下人安其生意覆。人安其

生。自矜身不見兵革。補注。錢大昭曰。自以下脫沒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今聞有司舉兵。將曰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鬻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鬻與翦同。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治要正作翦。官本下晉作張是。不可曰冠帶之國法

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者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曰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

不足曰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商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

斥候〔補注〕錢大昭曰：此用國語文。避高祖諱，故作封。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地作內是。

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補注〕先謙曰：顏說是。說文及史記樂毅傳集解引徐廣同。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

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間，隙也。言其隙地與所著山川要塞曠遠不相屬，其中險阻林叢必尙多。弗能詳也。間讀為古寬切，謂相間隔之意。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

白音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

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注）姚鼐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以官解之是也。而即以大內爲都內，則尙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引見史記）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建元六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官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因大農原於治粟，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爲注，固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厯志言：度者分寸丈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顏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丞，余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爲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厯志之內官也。先謙曰：通鑑胡注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輪耐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目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曰疲

勞中國之人，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補注壹不於蠻夷之地。先謙曰：官本無可字。

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日接衣食。如瀟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

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補注沈欽韓曰：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質，則沒爲奴婢。如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贅妻鬻子，注：贅從嫁也。或作質妻，與此贅子義同。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敎，貝，贅者，猶放貝當復取之。先謙曰：文紀。後六年夏，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民得實賈，蓋卽武紀所謂移實也。贅子一說非。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拱。日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輻

而險領。服虔曰：輻音橋梁，謂隘道與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輻，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隄與

隄同。補注劉攽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先謙曰：俞正燮云：河渠書：山行即橋。徐廣云：橋，近遙反。直輻車也。橋當即是輻輻者，橋也。狀如橋，中空離地。胡注：江南人又謂之籃輿，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謂上官本無梁字，領，官本作嶺。挖

舟而入水。師古曰：挖，曳也。音它。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挖，官本皆作杙，案當從手。行數百千里，夾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

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虵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儻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泄無吐義，說文：歐，吐也。或作嘔，疑顏注

當作歐吐也。泄，音弋制反。寫者脫歐字，又倒泄字於吐上耳。通鑑注作歐吐也。泄，利也。亦其證。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

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奔之。師古曰：音工舍反。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有新

淦縣，無上淦。紐要：淦水在臨江府南三十里。新淦縣既遷，水遂屬清江縣。源自縣東南茂材鄉之離嶺，經紫淦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蛇溪水入贛江。又寰宇記：信州玉山縣東五里有上干溪水，一統志：上饒江在廣信府城南，上源即上干溪，干淦聲近。或今之上干溪

與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商又有擊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

孤子譟號。師古曰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爲記。〔補注〕

先謙曰。書其事爲監戒。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言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

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

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量不及夕。師古曰量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爲陛下重

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曰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全國謂

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目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曰隔

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自領水而上。信豐甯都俱有石磧

險阻。號十八灘。此所云下領水。蓋由貢水上流入。潁江。此閩越之徑也。領水之山。卽今大庾嶺矣。郭嵩燾曰。時所擊者閩越。非南越。淮南立國之初。兼有豫章之地。南越閩越。並其邊場。自秦時通謂之百越。皆有嶺間之。如今新城之杉嶺水出黎灘。名黎川。歷南城。下入

盱江鉛山分水嶺。水北流合紫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江山之仙霞嶺水一名鹿溪北流至大溪灘。又北為衢江環豫章會稽兩郡。嶺水皆峭石回旋。下云田餘干界中。則所下之嶺水。蓋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盱江者也。服虔但以山嶺為訓。嶺路蓋多。無可指名也。沈氏據為大庾嶺。恐失之。
不可曰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章昭曰。越邑。今鄞陽縣也。〔補注〕齊召南曰。章注非也。餘干。即志所謂餘汗屬豫章。

郡。非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先謙曰。今饒州府餘干縣治。
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補注〕沈欽韓曰。越船不能過嶺。故須於嶺北別治。船。晉時盧循入寇。先於豫章伐材治船。見晉書循傳。邊城守

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補注〕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滅。

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讀如本字。孟說非也。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曰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

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補注〕錢大昕曰。能耐二字。古書多通用。食貨志。能風與旱。雷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城傳。不能饑渴。顏皆讀如耐。此亦當從耐音。先謙曰。通鑑改作耐。臣聞越甲卒不

下數十萬。所召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濕。近

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補注〕王念孫曰。訓瘴為黃病。則瘴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瘴者。盛也。周語。陽瘴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瘴一作憚。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瘴人。今本瘴作憚。

大雅。柔篇。逢天憚怒。言盛怒也。秦策。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呂覽。重已篇。衣不瘴熱。高注。瘴。讀曰。夏。夏厚也。義與瘴熱亦相近。瘴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濕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病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暴露水居。蝮蛇蠹

生。師古曰：蠶毒也。音壑。〔補注〕宋祁曰：浙本生作蟲。

疾癘多作。〔補注〕宋祁曰：景本癘作災。

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曰

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

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顏注非。

甲呂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來內猶言招納。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呂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呂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呂

爲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呂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

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補注〕先謙曰：填音竹刃反。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呂兵入其地，此必震恐。

呂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

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種樹。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樹種。

婦人不得紡績織紝。

師古曰：樹。

植也。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亦餽字。

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

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補注沈

欽韓曰淮南人間訓使監祿轉餉以卒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湘水離水之渠。寰宇記秦鑿渠在桂州興安縣二十里。本離水自柘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至桂林。故漢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

即此。後漢馬援唐李渤魚孟威因秦舊瀆續有興造。詳輿地廣記及范成大石湖集先謙曰渠在今廣西興安縣西北一十里。

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補注宋祁曰越本持作引王念孫曰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而譌爲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迺字。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沈欽韓曰明志桂林府臨桂縣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戍守處。當此之時外

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行者不還。往者菓反。補注先謙曰菓官本作莫是。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

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致字。兵者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補注王念孫曰從字師古無音案當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

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先謙曰通鑑亦作聳。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
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般之盛天子也。曰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補注〕先謙曰。官本校作校。伐罪而弔其民。故莫敢校。顏說未當。
如使越人蒙死微

幸曰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死字。先謙曰。顏雁一聲之轉。文說是也。顏之為雁。猶岸之為顏。皆以聲轉通用。因管子輕重甲篇有士爭前戰為顏行。

之語。後世遂謂戰士
在前者為顏行也。
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斷。微輿。衆也。師古曰。斷。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補注〕沈欽韓曰。鶡冠博選篇四曰。斷輿。五曰。徒隸。何休公羊注。刈草。

為防曰廝。先謙曰。
不備謂有損傷。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囿。江海為池。

師古曰。八蔬。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
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補注〕先謙曰。蔬。官本作藪。是。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曰奉千官之

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
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辰。辰

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補注〕先謙曰。嚮。讀如字。亦通。
陛

下垂德惠。曰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

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補注沈欽韓曰秦策呂不韋說陽泉君曰寧于泰山四維。

夷狄之地何足目為一日之閒。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

一日閒暇之處也。補注郭嵩燾曰說文閒隙也隙壁際也引申之凡有罅罅皆曰隙閒者隙之可尋者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

有隙則兩相閒隔言天下大安國粵相攻不足為中國閒隙當讀為古莧切如說恐未然先謙曰虞娛通。

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補注沈欽韓曰語見文子上德篇趙策武靈王胡服趙文諫語同。

臣安幸得

為陛下守藩目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

臣安

竊恐將吏之目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補注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王念孫曰

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南粵國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先謙曰遂竟也。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目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

功。補注宋祁曰浙本卒作率王念孫曰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近因譌為卒。

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補注宋祁曰一本

南越下

南越王頓首曰。

補注先謙曰有王字。王趙佗孫胡。

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目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

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補注〕先謙曰。所上書已得聞也。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昧。〔補注〕先謙曰。昧官

本作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呂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呂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呂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

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呂

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

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呂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

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

遣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遣猶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言字。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

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呂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

印治。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補注〕王念孫曰。顏以狼為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亦作熬。熬雅狼戾很也。又曰。狼很熬也。是狼與戾同義。燕策

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秦國之俗貪狼。狼戾貪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賦。貪饜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對。長笛賦。氣噴勃以布覆。乍跡躡以狼戾。貪饜布覆。狼戾亦皆兩字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鷙悍。狼戾。狼戾與鷙悍相對。則始誤以狼為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字。不可分為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又將何說乎。

百越并兼鄰國。曰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曰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

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招古義訓為舉也。陳項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

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

或於逆順。〔補注〕先謙曰。或與惑同。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

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響。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

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曰報盛德。〔補注〕先謙曰。事詳南粵傳。

閩王曰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故冶縣在福州府治北。吳錄云越句踐冶鑄處也。漢閩越國都冶山前。故曰越王山。先謙曰閩越傳師古注。冶卽侯官縣。是也。士卒

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曰成其謀。〔補注〕郭嵩燾曰前云閩王率兩國擊南粵。是並劫東粵兵以行南粵上書以聞。而發兵守邊。則非擅發

兵也。三王之衆。並南越東越及閩越言之。〔據閩粵傳〕建元三年。東越內徙江淮間。其地當遂爲閩越所併。故此云率兩國。先謙曰謀官本作誅是。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

自立。曰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

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補注〕先謙曰言事效已見於前所云也。顏注非。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

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曰。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曰。所

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干容反。

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

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補注〕李慈銘曰不聞問謂不通信問也。故詔云問者闕焉久不聞問。而助以不能事父母爲比。顏注非。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

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修文篇。天子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勞侍從之事。〔補注〕先謙曰。懷故土。師古曰。出為

以待從為勞苦。

懷思也。

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問者闕焉久不聞問。具言春秋對。毋言蘇

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

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補注〕郭嵩燾曰。春秋據事直書。縱橫則飾辯而已。詔蓋詰其所以不樂侍中。而外求郡之旨。助據春秋天王出居於鄭為對。正承詔言之。然不自述已意。而述公羊說經之意。是其善

於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

韓曰。韓非外儲右篇。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歲首大會。而遣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見後漢西南夷傳。〕先謙曰。注令躬。官本作令助是。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

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小。廷尉張湯爭。言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

竟棄市。〔補注〕先謙曰。助得罪在元狩元年。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穹隆山相傳寺基故址也李慈銘曰翁子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高公子羽公子尹翁歸傳暴公子之比後漢辭漢亦字公子

家貧好

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食

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

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候反〔補注〕沈欽韓曰淮南秦族訓趙王遷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嘔古謳字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

貴〔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富字

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曰女皆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

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

師古曰飯謂飢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飯飲之猶言飲食之也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爾與計吏將重車

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以大車駕牛風俗通汝南戴幼起爲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紹車獨車乃鹿車也是他計吏固有衣裝大車計吏職賈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

詣闕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

〔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同邑故有

邑子之稱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疑其邑子榮番教令尹翁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題邑子者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

甚說之。師古曰說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補注〕先謙曰元朔三年築朔方時助自會稽入侍中也又三年兩助誅公孫弘

讀曰悅

諫曰為罷敵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

讀曰疲

覆。〔補注〕先謙曰漢誅閩粵後別立餘善為東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

矣〔補注〕齊召南曰泉山今日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去海甚近兩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即大海中島嶼歟郭嵩燾曰永嘉記甌水出永寧山東流為永嘉江一名甌江東甌故城在今永嘉縣西南東越始立國時實都東甌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南徙泉州據險自守故曰保大澤若今泉州之洋嶼漳州之南澳蓋皆阻海為險是以前討東越王郢分出豫章會稽及討餘善橫海將軍韓說直浮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也齊氏疑大澤為大海中島嶼誤閩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置閩州旋改福州而泉州相承至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方輿勝覽云山巔有清泉因名泉山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

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

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拜為太守買臣衣故

須待也

音扶晚反

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舍亭，爾國人未知也。所知錢渤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遠與執屣，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吏。先謙曰：郡邸，會稽邸。直上計時。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室中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守邸與共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

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無來字。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補注〕王念孫曰：景

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淮南傳云：閉太子，使與妃同內。量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御覽職官部五十

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詳見盧縮傳。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

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補注〕周壽昌曰：守丞自一官，顏謂繫太守而言，非也。縣亦有守丞，不必郡太守。熹平時蒼頡廟碑碑陰題名有衛守丞。臨晉張疇，衛左馮翊屬縣。朱雲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屬縣。此縣有守丞之證。丞以守名，殆亦居守之義。先謙曰：

注舊下疑脫箠字。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廩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

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

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

令葬師古曰乞音氣

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

韓說等俱擊破東越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齊召南曰按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即前買臣所畫浮海直指泉山之策也

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免官

補注先謙曰上言數反覆此言與橫海以閩粵傳證之即是滅粵之役朱一新云說傳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功臣表按道侯說以元封元年五月封十九年爲衛太子所殺自元封元年至征和二年衛太子敗時適

得十九年與說傳合元封以前說僅待詔未嘗爲橫海將軍此云橫海將軍即滅粵之役可知矣先謙案公卿表於元狩元年書會稽太守朱買臣爲主爵都尉三年書主爵都尉趙食其是買臣爲主爵都尉止二年此傳及張湯傳云買臣因湯死誅案湯死在元鼎二年公卿表與武紀合漢滅東越在元封元年閩粵傳亦與武紀合是東越之滅後湯死六年若買臣以滅東越功爲主爵都尉又數年而免官則湯死已久何至尙有與湯仇害之事湯死越滅紀與表傳年相符合此大事不容有誤蓋買臣實不預滅越載記流傳班氏誤探致有抵牾漢紀通鑑載買臣害湯而削其獻計滅越事予謂買臣或因倡伐越之謀拜會稽太守而未預其功宜刪去上買臣受詔將兵二十一字則情事脗合矣

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

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召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

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

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爲音於僞反補注先

諫曰爲讀如師古曰致死以害之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字不當別音宋祁曰越本無深字買補注先謙曰事詳湯傳

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安相朱山拊爲右扶風一年下獄死

吾丘壽王補注錢大昕曰兩都賦序作虞邱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作虞邱新序列女傳楚莊王令尹有虞邱子說苑敬慎篇作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吾邱注吾一曰虞虞吾古同音通用補注先謙曰治要贛作

趙人也年少曰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碁行筮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筮也音先代反李慈

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鮑宏筮經曰筮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是塞白乘五者筮四采之名其制雖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鮑宏博經曰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由此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筮即格五也與博異博本字作籀用六碁六箸亦謂之六箭總曰十二碁其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格五所行者謂之筮筮有四采舊唐書經籍志載鮑宏筮經鮑宏小籀經各一卷朱一新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酉陽雜俎云小戲中於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爲之蹙戎是蹙融亦用五子與格五相類故夢谿筆談謂蹙融即格五顏注謂即今之蹙得諸目驗自必不誤

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語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補注先謙曰復不

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曰壽王

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

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 曰。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都領二十二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矣。

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 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

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志。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案公孫弘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十八年。此當公

孫丞相時。應稱中大夫。云光祿大夫者。史駁文。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殲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殲。

弩滿也。淮南子兵略訓。疾如殲弩。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曰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禁民不得挾弓弩。

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曰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

愚。曰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曰相害。曰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

矛戟弓。安居。則曰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曰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劍戈。

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

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補注〕先謙曰：抗，摧挫消耗之意也。訛同鉏。

是曰巧詐並生。知者陷愚。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固本是以二字俱在巧詐。

並生之下。先謙曰：官本與監固本同。治要亦同。

勇者威怯。苟呂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呂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

師古曰：以法令爲首。

去仁恩而任刑戮。

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殺豪桀上。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呂擾。鉏筮挺相撻擊。

師古曰：擾，摩田之器也。筮，馬槓也。挺，大杖也。擾音憂。籊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

犯法滋

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呂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

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兼以

譏公孫弘。〔補注〕沈欽韓曰：程大昌演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聖大夫蒼，士黼，黼黃色也。按此，則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是以謂爲白屋。顏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邱言朱以別於白也。翟鴻禕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魏書食貨志：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白猶素也。無官業，空一人耳。白屋卽起家無所憑藉之義。顏解迂，沈說亦未確。周公致白屋之士，非必庶人如素。王素臣不必定以色言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

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引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大射之禮。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

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愚聞聖王合射，引明教矣。

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引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

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引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師古曰：擅，專也。

竊引爲

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引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

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

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引爲然，壽王獨引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

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

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

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故名曰周鼎。今漢自

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

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目與漢迺漢寶，非周寶。〔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補注〕周壽昌曰：壽王誅死後，武帝頗悔，見劉向傳按道侯韓說諫帝語。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補注〕郭嵩燾曰：史記作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此諸子即諸儒。史記云：莫能厚遇者，即據下假貨無所得言之。河間獻王喜儒術，毛生貫生爲之博士。梁孝王好文，莊忌枚乘爲客。可云游諸侯，而不可云游諸侯王子間。據本傳及齊悼惠王傳，主父偃無從齊諸王子游事也。顏注恐未然。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客於齊。〔補注〕錢大昭曰：債與擠同。說文：債，或作擠。文王世子云：退債于西序。釋文本亦作擠。客疑當作容。先謙曰：官本正作容。史記

同。家貧，假資無所得。師古曰：資，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曰：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葭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先謙案：假書詞氣，實爲始伐匈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爲將軍伐匈奴有功。

僂以元光元年入關。衛將軍爲言於上，不見用。迺上書，當在元光六年。惟謂與嚴徐同上書，上召見三人，考異因據安書以合僂事。欲易元光爲元朔，案漢紀列三人上書於元光二年，固未嘗通鑑載之。元朔元年，衛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傳明言元光元年，僂西入關，留久，乃上書，未嘗以上書爲元光二年事。竊意三人上書，皆在元光六年。史記載安書，今欲招南夷云云，欲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刪去欲字，遂滋後人之疑。餘詳安傳。

見衛將軍

師古曰：衛青。

衛將軍數言上

上不省，費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臣聞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

其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兩附穰，其於其中，因號司馬穰，其兵法。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應劭曰：大愷，周禮還。

師振旅之樂也。〔補注〕沈欽韓曰：見司馬法仁本篇。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

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

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議篇，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說苑指武篇，屈宜咎語同。

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

師古曰：重，難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

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先謙曰。胡注。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云。少曰委。多曰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行重不及。

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補注〕李慈銘曰。謂勝其國。爾棄其民。非爲民父母之道。先謙曰。史

記。棄作殺。似誤。靡敵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呂河

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補注〕王念孫曰。顏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史記作地固。澤鹹鹵。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

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瀉。徐廣亦曰。瀉。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云。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寫鹵。澤鹵並與斥鹵同。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

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河北。先謙曰。漢紀誤也。下云。終不能踰河而北。何能守河北乎。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云飛

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

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
中之河謂之北河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濱海故七國時直稱齊曰負海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

二斛乃得一石至師古曰餉亦餽字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

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篇善者之爲兵使敵若據虛若搏景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也存

滅不常難得而搏之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今呂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

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係虜單于上適足呂結怨深讎不足呂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呂爲

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毆略人畜也毆與驅同其字從父音普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毆並作毆從文作從支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

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言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

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

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鞏邯之比也。補注先謙曰治要引注文作

與外國交市若鞏邯之比也。集解引交市已利作交求利也。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尙書之餘補注沈欽韓曰周書王佩解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

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補注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

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郭嵩燾曰史記作公等皆安在此脫等字則文句不完宋改皆爲比無義

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

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

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曰逆京師今曰法割削則逆節萌起。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

前日朝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師古曰適讀曰嫡。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曰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

計。〔補注〕錢大昭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此偃銷弱之計也。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亂衆之民。案文義。此之字。似不可省。亂猶惑也。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

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補注〕先謙曰。敬王澤之孫。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

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目爲子。昆弟不收。賓

客棄我。我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饗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補注〕沈欽韓曰。聘禮注。少牢鼎五。

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少牢饋食禮。五鼎。羊。豕。膚。魚。腊。腊用饗。李慈銘曰。牛。惟周禮膳夫之牢鼎九。儀禮聘禮之飪鼎七。始有之。張注明是誤字。假時爲中大夫。故以大夫禮言之。生不五鼎食。非語辭。與下則字。相應爲文。言不生兩五鼎食。則死兩五鼎亨耳。先

謙曰。胡注引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亦不言有牛。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日暮下有途遠二字。本書

伍子胥皆作五。官本。〔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呂逐匈奴。

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

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師古曰：數，貴也。數音所具。數曰：

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飢。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

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召王與姊姦事動王。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告。引宋祁曰：越本告作以。王召爲終不得脫，恐效燕

王論死，迺自殺。補注：先謙曰：齊厲王次昌也。事互見齊王肥傳。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怒其爲國患，欲上

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補注：先謙曰：趙王景帝子彭祖。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召故諸侯

子多，得封者。補注：先謙曰：史記：子下有弟字。及齊王召自殺聞。補注：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上大怒，召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

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

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補注：先謙曰：據表：齊厲王元光四年嗣封，五年薨，無後。薨當作自殺。史駁文：案元光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殺事在元朔二年秋，厲王自殺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亦在二年。僂誅蓋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僂上書貴幸至誅死。先後不及三年。通鑑載僂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僂傳。言僂誅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爲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僂誅以三年矣。通鑑係於二年。誤。

僂方貴幸時。

客召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召車爲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洩孔車。集解引徐廣曰。沛有洩縣。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且爲燕王。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佚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

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錢大昕云。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既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僂西入關。上書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尙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先謙案。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時國未除爲郡。止當作燕無終人。王說是也。但如漢紀作元光二年上書。則未審耳。

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注引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淮南秦族訓。紂土億有餘萬。武王麗之。則瓦解而走。土崩而下。

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

地。〔補注〕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補注〕王念孫曰。史記圭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非有孔曾墨子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

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同。〔補注〕朱一新曰。說文矜。矛柄也。段注謂矜當从令。作矜。說甚確。今案顏注

云。矜音巨巾反。則字亦當从令。傳寫誤。从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矜。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天下從風上。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曰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

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

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

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

〔補注〕先謙曰。史記。德下有澤字。

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

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趙魏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

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

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

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數字。先謙曰：治要引有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民

多窮困，重之曰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

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

〔補注〕先謙曰：史記，幄作帳。

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

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補注〕先謙曰：宿留也。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補注〕先謙曰：夏子，史記作湯武。下禹，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

雖然，臣竊

目為陛下天然之質。

〔補注〕先謙曰：史記，質作聖。

寬仁之資，而誠目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

不復興也。

師古曰：侔，等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

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

師古曰依讀曰辰已解於上。

此陛下之所服也。

師古曰服事也。

臣聞圖王不成其敵足自安。

師古曰其言敵末之

法猶足自安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七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敵可以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耶

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尙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嚴安者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一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臨菑人也。曰故丞相史上書曰臣

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補注〕錢大昭曰衍南監本固本並作子先謙曰官本作子

政教文質者。所曰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

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之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

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曰觀

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曰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

師古曰瞻足也

民離本

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曰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

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

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曰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曰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

民制度，曰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曰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

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

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補注：先謙曰：以上史記無。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

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工衡反。以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晉作更，是以作其。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

內，曰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補注：郭嵩燾曰：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為深於春秋者。蓋春秋奉一王之

興而伯道終，聖人之獎伯也，所以濟王道之窮也。孟子之黜伯也，所以傷王道之終不復也。漢初嚴助諸人，皆習春秋，觀嚴安之言，足證當時說春秋之旨，無黜伯之文也。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

轂擊

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王先慎曰馳車兵車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馳徒走走左傳車馳卒奔鄭杜二注並謂兵車也

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呂爲鍾虛

師古曰虛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矜爲更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補注〕先謙曰言秦併六

國示不復用兵人人以爲逢明天子有更生之慶顏注非官本既作得據顏注作既是

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

佞巧〔補注〕先謙曰史記佞作智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

師古曰調古詔字

曰聞其美

〔補注〕先謙曰曰誤官本作日史記同

章廣心逸

〔補注〕錢大昭曰章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史記同

欲

威海外〔補注〕先謙曰史記欲下有肆字

使蒙恬將兵自北攻彊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呂隨其後又

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

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補注〕沈欽韓曰：尉佗，任囂之誤。使囂戍越，因為南海尉。趙佗應以偏裨與行耳。先謙曰：因後尉佗擅越，特舉之，非誤也。上尉下史，記有佗字，誤衍。

當是時，秦

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補注〕王念孫曰：挂，讀為絪。絪，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絪，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絪結而不解兮。上句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秦二世結怨匈奴，絪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宿

兵於無用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

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

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

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

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

〔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為郡，乃建元六年事。武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諸傳。元狩中，又因張騫之言

重開。至元鼎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朝夜郎者，指前役而言。是時夜郎道雖通，而未來朝。史記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刪欲字，遂啓後人之疑。

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

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補注〕先謙

日、蹙、卽健爲蠻夷也。建元六年爲郡。見地理志。羌降。自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雷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則諸羌早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薺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罷。蓋元光末。安上書時。招降薺州事已萌芽也。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龍。史記作龍。本書衛青傳作籠。武紀與此同。元光六年。青伐匈奴。至龍城也。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端反。非

所。曰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曰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

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補注〕錢大昭曰。拏。當作紛拏之拏。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不解下。正文及注皆作拏。此本誤也。觀顏音。則所見本亦作拏。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曰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多。引宋祁曰。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

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曰亡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曰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

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呂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

呂安為騎馬令。

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奇。反補注錢大昭曰騎馬令屬太僕。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呂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師古

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

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

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

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

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

師古曰訪其徵應也。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

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烏魚羣。

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

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

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屨也言隨畜牧屨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為屨隨畜屨居則為

不辭故於屨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本書趙充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

聚也。晉語戎狄荐處。章昭亦曰。荐。聚也。案章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斯爲誤證矣。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說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鹿。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禽獸行。虎狼心。上

古未能抵。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補注曰。幕讀曰漠。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補注曰。齊召南曰。按此對

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豫言票騎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爲票騎。在元狩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尙可。昆邪右衽則不可通矣。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博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

遺遠。設官族賢。縣賞待功。師古曰。族。古侯字。次下亦同。能者進。呂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

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補注曰。先謙曰。一說非。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

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注曰。先謙曰。人官本作天是。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

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憲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張衡東京賦云登岱

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蕪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補

勒封與黃比崇是勒成爲當時常語故以對郊宮。

注〕劉敞曰是時未有泰時后土顏注失之先謙曰官本瘞作瘞是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補注〕先謙曰和氣

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孚故致靈異顏訓塞爲荅則讀如今賽字失之遠矣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

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

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眞史誤因之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司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三元郊得一角獸曰狩云郊祀志作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案既云今則非元鼎

中語後三年三字蓋誤當是後一年故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朔爲元狩通鑑亦於獲麟下書久之有司又言云莫能定爲何年以此傳證之則獲麟未久改元不疑故下文匈奴來降止後數月事也苴曰白茅於江淮發

嘉號于營丘曰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補注〕先謙曰苴下以字衍

嘉號于營丘曰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補注〕先謙曰苴下以字衍

官本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鷓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鷓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

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亂變也

目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

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辯要音一遙反補注郭嵩燾曰詩魏風要之襪之毛傳要褱也褱領也士喪禮復者左執要右執領衣上曰領裳上曰要夷狄有衣無裳

要者衣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斯拱而竅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

衆來降者。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人來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表傳無攷武紀及南粵傳所載故歸義粵侯殿甲二人當是也。時皆曰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徒

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補注沈欽韓曰功臣侯表注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職制諸侯上書奏事即誤有害者各加三等杖六十上加注云有害謂

當言勿原而言原之。當言千匹而言十匹。偃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社稷存萬民顛之可也。師古曰顛與專同下亦類此。湯曰致其

法。〔補注〕先謙曰：呂與已同。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

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己之宜。

〔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陳、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

為是時，偃公安寧無危也，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軍義本此。

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曰出

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

師古曰：先有畜積。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

〔補注〕王念孫曰：正猶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

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即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為吏矣。言即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即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驅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驅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

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

〔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膠東國治即墨，紀要：即墨故城在今平度州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案即朱墨毛聲轉字誤。）

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

東有東海，受其鐵鹽，偃度四郡口數田地。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

〔補注〕先謙曰：率，總也。

將

數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曰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

師古曰：贍，足也。

今魯國之鼓，當先

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迺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補注〕先謙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優已前能以此語爲非情實乎。正詰責之辭。故顏云重問之。

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曰從民望。于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

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

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優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曰采

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優窮黜服罪，當死。軍奏優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優卽罪。師古曰：徵，召也。卽，就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載徐優

云：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事在元封元年是，優卽罪後，仍得赦免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

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繻卽過所書紙也。盧氏旣濟卦注：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先謙曰：注傳下須字，官本作煩是。

問曰：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曰合符。〔補注〕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軍曰：大丈夫西

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

繙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言聞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少一使字。

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

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

師古曰：行音下郎反。〔補注〕先謙曰：啓當作開，此後人回改。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

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晝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

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補注〕先謙曰：外官，官於外

而捍邊境也。自言孤負所願，不任一方之寄。軍給事中，得列宿衛，願以爲謂非侍衛之臣，非也。

不足言亢一方之任。

師古曰：亢，當也。音抗。

竊不勝憤懣，詔問晝吉凶之狀，上奇

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師古曰：言如馬羈也。

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悅，官本作說。

賜

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目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

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

師古曰被。

姓也。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老。每一誦輒與粥。

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

門。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僑。華龍。俱見蕭望之傳。龍爲宏恭石顯傾望之。非正士。子僑作子嬌。又見東平王傳。以太中大夫奉蠶書諭王。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

僑子。是子僑且有子能文也。柳褒無考。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當。

〔補注〕先謙曰。當官本作富是。

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補注〕錢大昭曰。龔當作龍。藝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

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此趙定也。龔德後拜爲侍郎。見劉向別錄。

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

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補注〕郭嵩燾曰。中和樂職。蓋王褒擢爲之名。即協律之意。晉書樂志云。迺揚節奏。以暢中和。宋書樂志。稱晉

荀勗典知樂事。作新律。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不合中和。是所云中和。實爲協律之義。唐世有中和樂舞。即雅樂中宮調也。樂職。樂官所司。宣布者。作爲詩歌。譜其聲。以彰聖德。而依鹿鳴之節。以合雅樂之律。與上欲興協律之事相應。顏注未免望文生義。

選

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補注〕沈欽韓曰。鹿鳴之樂。漢見存也。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禮三十三。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請於太常調習雅聲。則當時歌

鹿鳴。自有雅聲。宋政和中。亦按習之。見宋史樂志。郭嵩燾曰。晉書樂志。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擬定雅樂。又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及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惟因鹿鳴不改。是鹿鳴雅樂。流傳最遠。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

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言。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

歌之義。及作者之意。補注。郭嵩燾曰。顏注非也。傳者。依聲應律。傳其音容。節奏。以合雅樂。作蓋興起之義。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所依。鹿鳴之聲。不宜異調。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

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緡帛之麗。絲續之密也。一說。

純絲。不雜絲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應劭曰。瓚以為純絲。此師古前說所本。羹藜藿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藿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補注。先謙曰。

黎。官本作藜。王闔運云。說文。藜。履黏也。黏以黍米。蓋若今漿粉。故可羹以充飢。與糗之熬米。以為乾糧。二者皆窮餓聊自救之物。若作藜。不甚與糗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

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言塞厚望。應

明指。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謙曰。塞。苔也。無當義。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情。泄也。音食汝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愚字下有。心字。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

之要。

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沈欽韓曰：說苑尊賢篇：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

先謙曰：張注，要上疑脫五始之三字。

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師古曰：趨，讀曰趣。善博也。補注：先

謙曰：省亦少也。趨舍省言不煩改變。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澆曰：健作貌也。師

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清水焯其鋒。

師古曰：焯，謂堯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焯，音千內反。補注：先謙曰：堯，官本作燒。是

越砥斂其罟。晉灼曰：砥

百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罟，刃旁也。音五各反。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先謙曰：文選注引亦有石字。百，誤。官本作石。越也。文選注引作越。石是。

水斷蛟龍，陸剝犀革。

師古曰：剝，截也。音之亮。反。又音徒官反。補注：

先謙曰：文選引漢書音義曰：刺，章克切。

忽若彗汜畫塗。

師古曰：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汜字。王念孫曰：文選注如澆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念孫案：如顏以

彗為帚，汜為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為文，彗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光武紀注：彗，掃也。班固東都賦：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是也。彗或作彗，杖乘七發：淩赤岸，彗扶桑，謂濤勢之大，淩赤岸而掃扶桑。李善以彗為掃竹，非是。是彗為掃也。方言：汜，滂也。滂與汚同。廣雅：

汜，汚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浮於塵埃之外，曠焉汜而不俗。是汜為汚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

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補注：先謙曰：增同

層。文選。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

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

且。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且至故曰乘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補注王念孫曰張以駕則且至釋乘且二字甚為迂曲。今案乘且當為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駟牡馬也。楚辭九

歎同駑羸與乘駟兮。王注乘駟駿馬也。乘駟即乘且。爾雅駟也。樊光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繁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駟之為煩且猶乘駟之為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

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宜。故與輿為韻。張讀為且暮之且則失其韻矣。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需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驪躡躡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

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補注吳仁傑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

伯樂即郵無正而顏謂晏失之非也。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人而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為三人豈未嘗考春秋傳耶。良為趙簡子御得名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先謙曰晉語韋昭註與張晏同顏偶有不照吳說是也。至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此

蓋別一伯樂顏引之以實王良伯樂之非一人未全失理。吳氏所駁非其指矣。李慈銘云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恤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恤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

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政字期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呂氏春秋似順論晉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以上皆俞說。今案史天官書漢天

文志皆言有王良星。主車駕是必先有星名而後之善御者皆以王良稱之。猶善射者皆稱羿善占者皆稱羲和。至伯樂自是郵無

恤之字。開元占經引星名有伯樂則又後世以伯樂善御而目王良之星。俞氏謂無政當是避襄子名而改其說得之。謂伯樂當是王

族未必然。先謙案注劉無止當作郵無正。吳引如是可證。宋人所見漢書本尙不誤。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

勿躬篇寒衰作御寒韓古字通衰哀字形相似蓋卽一人呂氏以寒衰與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過都者如光景之徙靡也

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

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王念孫曰顏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

衝風起兮橫波王注衝隧也過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

潰于成毛傳潰遂也白虎通遂之爲言遺也說文遂或作隨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繻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

其疾如隧風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文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遂故服絺綌之涼者

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召易海內也補注先謙曰主是召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開

寬裕之路。曰延天下英俊也。

師古曰：裕，饒也。

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師古曰：伯，讀曰霸。

昔周公

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圉空虛也。先謙曰：官本圉並作圉，注食作食，文選捉作握，圉作圉，注引文子曰：法寬刑緩，圉空虛。先謙

案：說文圉下云：圉，所以拘擧人。圉下云：守之也。圉與禦同。詩桑柔箋：莊子繕性篇釋文：管子輕重甲篇注：可證。圉亦訓禦。釋名釋宮室：圉，禦也。左定四年經：孔圉，公羊作孔圉。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篇：作馬圉。本書地理志：天水郡注：圉，讀與圉同。是二字音義。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

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補注：先謙曰：注逐官本作遂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師古曰：逸，間也。補注：先謙曰：間當作閒，官本作閑。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

師古曰：惻，至也。音日本反。

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貢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鄆陽傳，鬻音弋六反。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補注：先謙曰：關，通也。

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

張晏曰：奧，幽也。溲，狎也。汗也。言

敵奧潔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潔，音先列反。〔補注〕王念孫曰：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爲幽，則誤分奧潔爲二義。如音郁是也。奧者濁言去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澳，濁也。曹憲音於六反。澳與同。離疏釋躄而享膏粱。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躄也。臣瓚曰：以繩爲躄也。師古曰：躄，自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躄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疏字，文選作蔬，注木下躄作屨，爲下躄作屨，蓋屬之誤。說文屨下云：屨也。躄下云：舉足行高也。後世躄躄通段，韓非外儲說猶羸，躄而履躄。淮南汜論訓：乃爲羸躄。史記虞卿傳：躄躄擔簦，皆借躄爲屨也。自官本作卽。

士傳目爲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也。作說之是。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風冽，通鑑同文。選作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蝻音由，字亦作蝻，其音同也。

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官本注：患作蟲是。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艾。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僕，後從省耳。〔補注〕先謙曰：文選下有之臣二字。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

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音音耳。（補注）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常有遞字。王念孫曰：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溢脅號鍾。沈欽韓曰：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雲笈七籤：軒轅本紀：黃帝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先謙曰：文選引注：故曰遞下有鍾字是也。又聞字當在不字上，作伯牙以善鼓琴聞，句意方足。文選引作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不下亦無聞字是其證。下有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二十一字，予案文選遞作遞，引晉贛注，亦作遞，與此遞字皆轉寫之誤。蓋元文作號，與號相似，號即號字。（說文：號或从竹，作箎，釋樂大箎謂之沂，釋文：箎本作號）號，啼呼也。（見易同人禮曲禮注）號亦取啼呼之義。（釋名：箎號也，聲从孔出，如嬰兒號聲也）二字漢時或以聲義近而相亂，轉寫者誤號爲箎，因而加足於箎下爲遞。（字書無遞字，其爲由箎加足顯然）或並誤遞字之竹爲厂而成遞，故文選作遞鍾。漢書作遞鍾，宋見景本作號鍾，而校者改爲遞，蓋俗本流傳久，莫知其所從矣。（晉灼所見本自作遞，故云音迭遞之遞，若本是遞，何煩作音，此書晉注乃師古妄改也）

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猶未足，曰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曰顯其德，上下俱欲，驩

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補注）先謙曰：過，官本作遇，引宋祁曰：越本遇作過。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

大。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補注）先謙曰：此用尚書光被四表語，光被今文作橫被。遐夷貢獻。

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補注）周壽昌曰：王莽傳，聖瑞已臻，亦同臻。莽傳，百變并臻，又假轉作臻字。是曰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補注）先謙曰：王官本作主，文選同。不單頃

耳而聽已聰。師古曰：畢、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翱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

之執，恬淡無爲之場。〔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

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噓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

〔補注〕沈欽韓曰：偃仰，屈信者，熊經鳥伸，若五禽之戲也。响噓，呼吸數息服氣。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

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師古曰：蓋，信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褻

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補注〕王念孫曰：放獵當爲狩獵，字之誤也。狩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

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

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爲之。猶賢也。奕，今之圍其也。〔補注〕先謙曰：注其官本作碁。是。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

音許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尙有

仁義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

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

苦忽忽善忘不樂。

〔補注〕先謙曰：事詳外戚傳。

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

師古曰：之往也。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

平復。迺歸。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補注〕沈欽韓曰：後漢西南夷傳注。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土。

非上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一統志。金山在雲南府昆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縣西南三十里。

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

儋耳珠厓郡。

〔補注〕錢大昭曰：案本紀二郡立於元鼎六年。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補注〕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先謙曰：胡注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主。環山列置諸縣。

下文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

廣袤可千里。

師古曰：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矜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

〔補注〕沈欽韓曰：吳志薛綜傳。珠厓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以為髮。

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

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

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與有司

議大發軍，捐之建議，曰：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

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由處之。

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臣幸

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行。危，補注曰：行危，官本作危，行是。

敢昧死竭卷卷

師古曰：卷，讀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載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秦耳。

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

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

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

補注曰：先謙曰：被，上脫西。

字官本有。

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

也。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補注曰：先謙曰：帝庸作歌，皋陶載寶，此所謂君臣歌德。顏注微隔。

含氣之物，各德其宜。

補注曰：錢大昭曰：德，南監本闕，本作得。先謙曰：官本

作得。是。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補注〕王念孫曰此及下文詩云蠢爾蠻

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玉裁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蠻荆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章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章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均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泰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譌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蠻荆。亦誤倒。顧藹云。正義。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世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和貴云。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翻彼昭玉。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目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管。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謂楚所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謂作為。為謂古

通齊桓求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補注〕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先謙曰。此言齊桓伐楚以尊周。孔子所謂微管左衽也。捐之意。以治世不動遠略。遠

人自歸。德衰則動遠無益。故周王南巡不還。藉諸侯之伯業。大聖之空文。攘夷尊周以維持之。顏以抹難爲定太子之位。失其旨矣。

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

曰：至乎秦，興兵

遠攻。〔補注〕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

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引揚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

賴聖漢初

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

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轎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

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爲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

〔補注〕先謙曰：朕乘官本二作三。

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昌微矣。

〔補注〕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王念孫曰：浙本去求字，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

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先謙曰：治要有求字，則唐初本已如此。

夫後官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補

注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按。

師古按。曰。謂數計也。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按官本作校。

迺探平城之

事。師古曰。追計。錄冒頓自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曰攘服之。

師古曰。攘。卻也。補注。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先謙曰。謂取賢富民。以供兵。

用也。一作籍兵厲馬。或當是籍馬厲兵。否則宋所見漢書本。是籍馬厲兵。故宋云。一作籍兵厲馬也。籍馬厲兵。文義較長。官本與此同。

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曰玄菟。樂浪為郡。

師古曰。樂音。洛浪音耶。比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北是。

制南海。曰為八郡。

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為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

石。北卻匈奴。則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為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為九郡。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減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為九。則天下斷獄萬數。

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

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數百。武帝斷萬數。皆謂死刑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蓋通計髡鉗以上。若如應劭之言。豈宣帝時。反酷於武帝數倍。必不然矣。

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

之利。曰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

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征和三年。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

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卽藉也，不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

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補注〕先謙曰：說文：惻，忿也。詩：陳風，中心惻惻。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擠，排也。推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曰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補注〕先謙曰：救，官本作校。引宋祁曰：校，助當作救助。先謙案：通鑑治要並作救助。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

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

川而浴。〔補注〕沈欽韓曰：尙書大傳：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相習曰鼻飲。〔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裴淵廣州記云：烏潯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小管若瓶，管赤，雅鼻

夷，獠族鼻如垂鉤，隅日好殺，問出市鹽與之酒，鼻飲盡，皆其類也。

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閼貌也。〔補注〕沈

欽韓曰：淮南覽冥訓：猛獸食顓民。先謙曰：說文顓下云：頭顓謹兒。此言顓狀其蠢蒙無所知識，亦從謹字生訓。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

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

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瑇音妹。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

往者羌軍言之。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曰

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曰：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曰爲。

師古曰：爲猶用也。〔補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

殊爲不辭。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言此書尙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經傳釋詞。

曰問丞相御史。

〔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二字。先謙曰：不言大夫，省文。通鑑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省去大夫二字者甚多。

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爲當擊丞相

于定國。曰：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曰

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

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

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

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

〔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況乎辟不

嫌之辱哉。

〔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先謙案。不嫌之辱。言非甚可羞也。似不煩改讀。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旨相贍。又旨動兵。非

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作也。胡注。便處者。各隨其便而處之也。先

謙案。謂擇便地安處之。

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

〔補注〕齊召南曰。珠厓始爲郡。在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

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短之。非陳奏也。故下文得復薦奏。

旨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

令楊興新。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

〔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瑗耶

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

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荀紀作君簡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

興療薛大夫張晏曰瘡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瘡與愈同補注先謙曰注瘡下脫勝字官本有

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

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

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因以為氏

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

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嘉以初元三年為右將軍

期思侯並可為諸

曹

師古日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補注錢大昕曰侯並當是人姓名期思其所居之地也期思侯賁赫薨於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有嗣侯者顏說非錢大昭日期思侯並疑是二人姓名廣韻期姓下引風俗通有期思國不言複姓若以

為期思地名則下文滿宣又不言所居之縣何以俟並獨載居地乎先謙曰後錢說是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

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宦官元帝之世任宏恭石顯典機要未嘗止中謁者不受事也或是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從其一抑或詔皆從之而未行邪

相薦之信不當如

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事作士引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如滄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本是。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

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

〔補注〕先謙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曰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

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四

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

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

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補注〕先謙曰：回，枉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

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補注〕先謙曰：王鳳父。與顯共雜治，奏興

捐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官本作岡是。書曰：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謂人有堅爲辨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補注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

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

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年蓋據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之歲也

成帝時至部刺史

補注何焯曰成帝時諫大夫楊興與博士駟勝對黃霧四塞終日咎由太后

諸侯以無功封不知即君闔否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

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

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

師古曰究極也

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

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

何排陷之恨哉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補注〕錢大昕曰

案地理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國應劭云明帝更名厭次後人因疑西京無厭次之名攷厭次侯爰類傳子至孝文五年以謀反誅國除而張安世封富平侯在昭帝時其封邑本在陳留郡及子延壽嗣侯上書讓減戶邑徙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則昭帝以前平原無富平侯國也蓋厭次國除之後本為厭次縣宣帝移富平侯國於此始去厭次之名明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注謂厭次故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其說精而當矣漢時列侯國除有即為縣者如武帝以穰之盧陽鄉宛之臨駝聚封霍去病為冠軍侯去病子嬪薨國除為冠軍縣是也武帝以高成之平原鄉封公孫丞相為平原侯元帝以僮之樂安鄉封匡衡為樂安侯而地理志無平原樂安縣是國除之後仍為鄉矣南陽郡有博山侯國故順陽縣哀帝以封丞相孔光改名明帝改曰順陽亦是從其舊名與厭次正相類沈欽韓曰明一統志厭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周壽昌曰褚補史記作齊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曰不次之位師古曰不超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曰千數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街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瀉曰：貧子冬日乃得學

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補注〕先謙曰：十三官本作十二，引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先謙案：三冬謂三年，猶言三春三秋耳。學書三年，除十五數之，則十二是也。文者，各書之體，史者，史籍所作，世之通俗文字，諷誦在口者也。足用者，言足用以應試，藝文志：太史試

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當爲八，譌，詳志。〕說文序：諷書作諷，籍書，据此各體之文與所諷之史並試，皆學童習以待用者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補注〕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誦二十二萬言。〔補注〕沈欽韓曰：釋言：邢昺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漢書：東方朔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爲一言也。邵

晉涵云：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爲一言，其來已久。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爲

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正作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

敬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詩

外傳九引傳曰：目如辯，勇若孟賁。

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當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

捷若慶忌。師古曰：捷，若慶忌，天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

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商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

即微生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梁作橋。

若此，可曰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曰：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目。

為大奇也。令待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奉祿薄，未

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先謙曰：據宋說，所見本奉作本也。官本注無於字。

久之，朔給騶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

廐之御騶也。後人目為騶，謂之騶騎。〔補注〕周壽昌曰：騶，說文，廐御也。左成十八年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惠紀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顏注：騶，本廐之馭者。百官表有騶僕射。此朱儒蓋屬於騶僕射，所謂羣騶者也。朱儒，禮記作侏儒。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為侏儒也。先謙曰：官本注後下無人字。曰：上曰

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

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補注〕先謙曰：索，求也。易繫辭上傳，探賾索隱。疏云：索謂求索。

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

〔補注〕宋祁曰：

啼當刪王本作號。

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補注〕先謙曰：多端，謂辯知不窮。

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

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闔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置守宮孟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呂器養之，食目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目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

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目防閑淫泆，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并之義耳。孟，食器也。若盞而大，今之所謂盞孟也。蓋音撥。（補注）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速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劉

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蝦蟇，俗呼為蝸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欽韓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七月七日，探守宮陰乾之，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

者有姦，先謙曰：官本注呼俗作俗呼是。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蓍經，見藝文志。案管輅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辭蓋如焦氏易林有立成法也。 迺別著

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

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蝮也。蜥蜴，蜥蜴也。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即蜥蜴也。蜥音歷反，蜴音余亦反，蝮音榮，蝮音原，蜥音烏典反，蜥音珍。（補注）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先謙曰：官本注不重蜥蜴字。

蜥作蜥，歷上有先字是。
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

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驥。言如博擊梟於掌中爲驥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先謙曰。郭舍人事詳褚補史記。

常侍左右曰。朔狂。

幸中耳。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不上有朔字。 迺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藪也。

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藪音敷。錢之敷。婁藪。鈎灌四股鈎也。師古曰。婁藪。戴器也。目盆盛物。戴於頭者。則目婁藪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

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婁藪。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盆下爲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婁藪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鈎。非所銜也。〔補注〕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婁藪。前覆守宮。自以盆。此以盆。何怪乎。不然。盆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婁藪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爲婁藪。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盆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爲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菌。形圍似婁藪。而云非寓木。尤疏謬矣。錢大昕曰。釋名。婁藪猶局縮。皆小意也。說文。檳盤。負戴器。婁藪。數。數。積。盤。聲之轉也。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寄生。亦有婁藪之名。廣韻。婁藪。四足几也。此與蘇林四股鈎之說相近。皆以形相似名之。先謙曰。官本。婁藪。並作婁藪。引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先謙案。顏謂婁藪。非寓木者。以寓木寄生。必有枝葉。不中覆射。故決是芝菌也。何晏景福殿賦。蘭櫛積重。婁數。矩設。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蘭櫛對婁數。亦是以爲芝菌之類。與顏說合。芝菌之形。蹙縮鬚卷。故釋名以音近字釋之。云。婁藪。猶局縮。而訓爲小意。芝菌雖微物。其巨者不能入鼠穴。故楊惲取爲喻也。說文之負戴器。廣韻之四足几。皆非此所謂婁藪也。注林。官本作枝。是。楊惲傳下。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婁藪。上令倡監。官本有云字。

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

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髓箭之髓。暑音爪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

音步高反。是故朔遂韻而謔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暑大呼自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服作報。引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補注〕鄧展曰：咄音納。

裘之豹也。師古曰：咄，吐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敖。〔補注〕王先慎曰：尻當作尻。從九。說文：尻，脾也。從几者，居處字。與尻別。

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

反。〔補注〕錢大昭曰：舍人以幸倡，常侍左右。故自稱天子從官。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藝文志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

度辭，亦謂之謎。說文：謎，隱語也。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爾君子化為隱語。隱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卽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并謎見鮑照集。皆繼朔而起者也。

上曰：隱云何。

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噉也。

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噉。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雛，音口豆反。〔補注〕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

誤爾。先謙曰：官本鳥並作鳥。項作韋。雛音作噉音是。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卽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腎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補注〕錢大昭曰：啄讀與囓同。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

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為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哱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榘。黎之榘。應劭曰：

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哱音五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字。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曰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

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曰松柏之樹爲廷府。〔補注〕沈欽塗者，漸洳

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牙者，兩犬爭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投之一骨，輕起相舍

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鏗當作鋒。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曰：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

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補注〕先謙曰：少府屬官有大官丞，見百官表。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祕書省官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聽以早歸，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自劍割肉而去之，何也。〔補注〕劉攽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先謙曰：顧炎武云：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或作弄〕蘇武傳：掘野鼠

去，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王念孫云：上文云拔劍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

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補注〕周

壽昌曰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褚補史記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官本注自有輒字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

〔補注〕王念孫曰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皆魏太子賤注引此並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補注〕先謙曰池陽馮翊縣扶風槐里有黃山宮見地理志渭水注引東方朔傳云武帝微行至黃山宮故世謂之游城也南獵長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漏

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盤屋界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南說者乃曰爲在鄂非也在鄂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補注〕先謙曰黃圖宜春下苑在京城南南隅杜縣東近下杜

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曰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補注〕先謙曰以酎祭畢時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稱名始此

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尙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補注〕先謙曰官本馳作騎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

之穀總稱也稭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與霍去病等十餘人〔案建元三年疑霍去病尙未入侍〕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

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百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又嘗至柏谷亭。夜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乘夜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無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媪出探過客。媪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媪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媪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婦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媪千金。擢夫爲羽林。相聚會。自言鄆杜令。〔補注〕周壽昌曰。民自訴言於鄆杜令也。令往欲謁平陽侯。

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匿。迺示。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

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終南山橫亘關中南。

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鄂長安萬年。相距且八百里。前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隴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決河通。

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灑天柱山。自溇陽浮江。出樅陽。北至琅琊。並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語於此。

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呂東。師古曰。徵。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徵。音工鈞反。〔補注〕錢大昕曰。是時但分內史爲左右。初無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始於太初。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

元年前百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太后以元朔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徵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恐尙有誤。

右內史發小民共

待會所。師古曰：共。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補注》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宣曲曰南十

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補注》先謙曰：為適中休息之所凡十二。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

陽，即賈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楊。本書字通作五柞宮，在整屋縣長楊宮東北。於是上曰：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

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曰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曰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

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整屋曰東。《補注》先謙曰：整屋，扶風縣，山曲曰整水，水曲曰屋。宜春曰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

賈讀曰價。《補注》先謙曰：提封，都凡也。說詳刑法志顏訓非。欲除曰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

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曰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遜作遊，引宋祁曰：遊當作遜。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曰異。今

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曰為苑，何必

整屋鄂杜乎。

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

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曰爲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自東商雒，自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

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補注〕先謙曰：謂去雒陽不都。

止霸產，自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

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曰謂之陸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稱下有陸字，是產瀆水。

秦之所自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補注〕先謙曰：原，計也。言不可勝計。說詳劉向傳。顏訓非。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又有

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

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卽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曰人

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

今規曰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

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也。且

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

師古曰斥卻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

淮南注曰 馳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亂

斥度也 馳曰驚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日危無隄之與

蘇林曰隄限也與乘輿也無限若言

不嘗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補注劉攽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與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隄字

是其不

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補注沈欽韓曰御

覽一百七十三引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

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目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

逆盛意犯隆

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

孟康曰秦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秦階六符經曰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

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濶也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補注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何焯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三台者異周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

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朔。則陳此書。

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方朔別傳曰。人有殺上林鹿。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

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逐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隆音慮。尚帝女夷安公主。

隆慮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

〔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因。以病字斷句。此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卒句。

有根。呂后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因。

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

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長公主傅秩千石。〔或云六百石。〕

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

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主為武帝女弟。

而景十三王傳又以為帝姊。未知孰是。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

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

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曰

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洒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補注〕

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宋祁曰：夕當作少。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

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

〔補注〕先謙曰：官本重精神散三字。

銷憂者莫若酒。

〔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安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

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銷。

臣朔所目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引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

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

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

〔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對是。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尚之。

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呂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師古曰。姤。美麗也。音狡。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算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

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

〔補注〕沈欽韓曰。藝

文類聚二十一。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視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者也。二字引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

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補注〕何焯曰。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豈知乃以佐其

淫縱如此耶。

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

〔補注〕周壽昌曰。盜有兄子種。為盜畫策。此爰叔亦盜兄子。善畫策。疑即爰種。

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

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曰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迺欲自安而居處者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曰。

師古曰。曰。用也。不知用何計也。

爰

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

如淳曰。其閒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

園。〔補注〕劉敞曰。城改成。先謙曰。文帝廟。

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曰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

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

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

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

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儀作使。引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列為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

重地。死無呂塞責。

師古曰塞補也。

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

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反。補注張儉曰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

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臣儉案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先狗馬

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

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

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

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召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

敝膝。

師古曰為賤者之服。補注劉攽曰執當作服。先謙曰敝當作蔽。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

補注沈欽韓曰宋玉風賦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

人翁出主人師古曰珥珠玉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徒跌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目負陛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下師古曰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傅鞬應劭

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鞬形如射鞬目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傅讀曰附鞬音工侯反〔補注〕沈欽韓曰隋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綠幘古今注穰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穰衣漢董偃綠

幘青鞬加穰衣以見武帝府人之服按鞬卽是穰衣非別有穰衣穰字當爲攘鄉射禮注遂射鞬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親有殿容髣髴鞬徐廣云帑收衣袖鞬臂捍也案此卑幼當行酒供炙故亦服之與此傳鞬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

衽攘捲淮南原道訓短袂攘捲〔捲疑爲卷〕皆是韜束其袂以便手作卽古今注云攘衣者矣攘衣必須傅鞬御覽八百十六引漢舊儀曰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日皆綈鞬蔽膝此其證也別有襪衣無胡之鞬非此臂鞬也隨主前伏

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禮祭統輝胞翟

關亦以師古曰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補注〕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

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

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鞬劍客輻湊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鞬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補注〕劉敞曰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

樂觀雞鞠之會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黃圖上林苑中有平樂觀先謙案平樂觀是觀名此觀字當屬下爲句不則於文不協

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

上大歡樂之於

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

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補注〕先謙曰官本列作立

辟戟而前曰

師古

曰辟音類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言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

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畱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

不遵經勸學反言靡麗爲右奢侈爲務

師古曰右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尊下有之字是

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

徑淫辟之路

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曰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賊也〔補注〕劉攽曰劉向說春

秋蛾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賊也先謙曰官本句末有也字引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又注河官本作云是

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應劭

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補注〕蘇輿曰襄三十年經諸侯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傳會言其所爲者錄伯姬也何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憚與恒同〔考工記注憚故書或作怛〕怛慚也卽閔憂意

奈

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

〔補注〕先謙曰目已局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

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

〔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王道篇。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禍。

是曰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享其子，曰：快寡人，尙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曰：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卽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曰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

師古

曰：慶父，魯桓公之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呂賂求之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

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曰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補注〕何焯曰：案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曰疏之不如蘇說也。王念孫曰：案從東司馬門下。

常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有入字，先謙曰：通鑑亦有入字。胡注：東司馬門，東闕內之司馬門也。先謙案：此納朔正言，更名以避謗，非取交會之義爲美稱也。自此東交之名，仍而不改。外戚趙后傳：會東交掖門。卽東司馬掖門也。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

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補注〕何焯曰：如蓋主近幸丁外人，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通，皆是。

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末

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

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

〔補注〕先謙曰。

官本下作子是。

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

足履革舄。

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草。言儉率也。

曰韋帶劍。

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

莞蒲為

席。

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曰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

兵木無刃。

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縵無文。

師古曰。縵。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縵音於粉反。

集上書

囊曰為殿帷。

師古曰。集。謂合聚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雖文五采畫。華榭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案未央前殿。創自蕭何。令後世子孫無以加。與文帝無涉。集書囊

為帷。自可他處作障。不必即施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

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準。

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

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

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

綺繡。狗馬被績罽。

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卽下有今字。未有是也。二字。

宮人簪瑋瑁。垂珠璣。

師古曰。瑋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瑋音代瑁音味。璣音

居依反。又

設戲車。

〔補注〕周壽昌曰。戲為戲弄之戲。顏注。衛綰傳云。如今弄車之技是也。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

師古曰。叢。古叢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

有也。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曰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

之帳。絡呂隨珠和璧。天子製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卻。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建本。賈子胎教。引易同。列女貞順傳引作傳曰。知非易正文。周壽昌曰。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李注。引

易乾鑿度云云。本下多一兩字。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謝戲也。詠笑。謂詡譎發言。可笑也。詠音恢。其下詠。調詠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

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僞反。上曰。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曰。言辭

也。補注。周壽昌曰。禮樂記注。作造也。好造說以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曰諭當世。

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

人矣。譬若曰。周邵爲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爽二人也。孔丘爲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爲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

事故云。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為衛尉。

師古曰：目其有勇（補注）周壽昌曰：弁與卞同，弁嚴子卽卞莊子，避明帝諱改。

皋陶為

大理。師古曰：目其作士，亦理官。

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播種。

伊尹為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補注）周壽昌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職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

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謬。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子贛使外國。

師古曰：目其有辯說。

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目其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

目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目為太常。此說非也。（補注）劉攽曰：作夔字乃是。先謙曰：官本注釋學字，應劭下無曰字是。

益為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補注）周壽昌曰：右扶風以下

諸官多太初元年所改。公孫宏為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先謙曰：此蓋傳寫者以後官易前文也。右扶風當為主爵中尉，否則三輔並數，不當在京。

兆馮翊前下文蓋同。

季路為執金吾。

師古曰：亦目其有勇力。（補注）錢大昭曰：闕本作子路。

契為鴻臚。

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

同。字本作僕。蓋後從省耳。

龍逢為宗正。

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目其直無所阿私。

伯夷為京兆。

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

管仲為馮

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

魯般為將作。

師古曰：目其巧也。般與班同。

仲山甫為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申伯

為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

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卽吳公子札。

百里奚為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爲之。
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諡曰惠。以其貞絜。故爲大長秋。
史魚爲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

如矢。邦無道如矢。
蘧伯玉爲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爲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
孔父爲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

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
王慶忌爲期門。應劭曰。呂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卽王子慶忌也。
夏育

爲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先謙曰。或字誤。當是師古。
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今目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

繡衣。在乘輿車前。
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補注〕先謙曰。式道候。屬中尉。見百官表。官本注未有人字。
上迺大笑。是時朝

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寬之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薨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人。多已

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

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朔對曰。

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脰。師古曰。頰。肉曰脰。音改。〔補注〕先謙曰。官本。函作函。
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
結股腳。連臚尻。師古曰。臚。臚也。音誰。
遺

蛇其迹。行步僂旅。

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僂，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僂，音禹。補注：沈欽韓曰：字書無僂字。列子立命篇：北宮子僂。偶，旅相反。此則僂，僂曲謹也。

命而呂鉅音義云：矯，貌正與。偶，旅相反。此則僂，僂曲謹也。

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

武帝既招

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

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

右，談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譟同音。竹交反。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搗地歌曰：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

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自慰諭，其辭

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補注：宋祁曰：數

當作記字。而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 自曰智能。海內無雙。〔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先謙

曰。史記。智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曰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能作爲。

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先謙曰。官本。盡言作盡善是。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

胞也。言親兄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同下八字。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

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曰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

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引張晏說同。卽顏所本。然鄭爲韓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補注〕宋祁曰。故談說行

焉。改作故說得行焉。周壽昌曰。文選作故說得行焉。先謙曰。史記作說聽行通。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聖帝在上德流天下。 諸侯賓服。師古曰。僞恐也。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威振四夷句。 連四海之外。曰爲

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補注〕周壽昌曰。此文選有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八字。先謙曰。史記同。 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補注〕周壽昌曰。文選作勸發舉事。猶運之掌。先謙

曰史記同官本注未有也字

賢不肖何曰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

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補注〕宋祁曰。泉疑作淵。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遵下十三句。夫字作方。今以三字。

士民之衆。竭精談說。

〔補注〕先謙曰。史記談作馳。是。

並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募作募。引宋祁曰。募當作募。先謙案。募之。史記作募義。趙策。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則疑作募義。是也。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

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補注〕宋祁曰。常字當刪。周壽昌曰。文選無常

字。先謙曰。史記作常侍侍郎。

故曰。時異事異。

〔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世異則事異。周壽昌曰。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先謙曰。史記作時異。則事易。上與文選

大。雖然。安可曰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補注〕先謙曰。史記體作躬。

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

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尊賢篇。而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先謙曰。官本延作迺。是。史記作逢文

王得行 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目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攷同。敏，勉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二字。先謙曰：史記

其說。作修學行道。辟若鷩鷩飛且鳴矣。師古曰：鷩鷩，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鷩音眷。鷩音不。敢止也。〔補注〕周壽昌曰：鷩鷩詩小雅作眷令。左昭七年傳引作即令。釋鳥作鷩鷩。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見荀子天論。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榮辱篇

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

〔補注〕沈欽韓曰：自此至使自冕而前旒，所目蔽明，黈纁充耳，所目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荷反，謂曰玉爲瑱，用黈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纁，緜也。呂

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作黈纁。（玉篇）黈，黃色也。纁，綿也。與纁同。）又晏子諫篇：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纁，結瑤耳，惡多所聞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

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補注〕何焯曰此望武帝知之不盡而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之也。先謙曰辟若至此史記無

今

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岷然獨立塊然獨處。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

曰許由莫讓目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呂筦闕天呂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平搖反。〔補注〕沈欽韓

曰說苑辯物篇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方言齷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瓢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先謙曰官本注搖作遙

呂莛撞鐘。

文穎曰謂莛莛也師

古曰音唐丁反。〔補注〕吳仁傑曰論衡籥不能鳴鐘籥當作彙周官矢人注云籥讀爲彙又彙人注云箭幹謂之彙集韻籥橋通穎云檣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筵箏王逸曰筵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脈師古曰筵竹挺也說文筵羅絲篋也四說不同大意

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筵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爲是說邪韓文公詩寸筵撞鉦鐘音義云筵草莖也筵從竹而此以從艸釋之誤矣案從艸之莛一曰屋梁莊周書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郭象曰莛橫而楹從

司馬彪以莛爲梁楹爲柱案莊生本以莛楹大小之殊厲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莛爲梁則失其趣矣先謙曰官本注唐作徒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繇考究也

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瀉曰鼯鼯小鼠也音精劬〔補注〕洪頤煊曰釋獸鼯鼠郭注小鼯鼯也亦名鼯鼯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縱作蹤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補注〕沈欽韓曰吳子圖國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日下愚而非

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自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

〔補注〕先謙曰若夫至此史記無

又設非有先生

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自厲主意。

〔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厲

退

不能揚君美自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

〔補注〕先謙曰默默官本作默然

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

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自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

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

論也今先生進無自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

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

吳王曰可自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

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鼓反。〔補注〕沈欽韓曰：

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惡言則辭淺而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音布內反。拂音佛。〔補注〕先

謙曰：官本，佛作弗。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曰與。言上道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曰字。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

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

師古曰：閔，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王作主。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補注〕錢大昭曰：禍，閔本作病。今則不然，反

曰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曰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補注〕何焯曰：張湯譴顏異被誅，陰擠狄山死地，汲黯亦以直廢。朔之言皆藥武帝之病也。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詔之人並進，及蜚

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及上有遂字。輩作革。沈欽韓云：秦紀：惡來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此輩字訛。汪文盛本

及文選
並是革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瑠瑤刻鏤之好。曰納其心。

師古曰。瑠與彫同。畫也。鏤謂刻爲文也。音篆。

務快耳目

之欲。曰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補注〕先謙曰。論語。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謂不以遂往之事爲戒也。

身沒被戮。宗廟崩隤。國家爲虛。

師古曰。隤。廢也。音直氏反。

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

色微辭。師古曰。說。讜曰悅。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

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念孫曰。顏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

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捐形近易誤。下文捐車馬之用。捐亦誤損。是其證。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

〔補注〕錢大昭曰。家。閩本作深。先謙曰。官本作深。

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曰咏先王之

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

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補注〕錢大昭曰。懼。漢紀作盟。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
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自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

燕之閒寬和之色。

師古曰閒讀曰閑閑暇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得有賜字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盡也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曰圖謀畫計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畫並作

盡引宋祁曰
盡姚本作畫

上曰安主體下曰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

五味曰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

遠慮引義曰正其身推恩曰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曰仁為本曰義為始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曰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曰如此

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

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不絕也。

師古曰殆危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世下有之字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補注〕先謙曰：官本君下有臣字是。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本損作損是。放鄭聲。

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日子貧民無產業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子作予是。開內藏。

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作洽。陰陽和調，萬物

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園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囿作園古

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園矣。說文：囿，園所以拘罪人也。囿，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囿園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囿園而免刑戮，其字並作園。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

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曰：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

此多士，為周室楨幹。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殿

之臣，所目安寧也。

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補注〕沈欽韓曰：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卽八言七言，不然，不應遺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從

公孫弘借車。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別傳曰：朔與公孫弘借車。晝日朔當從甘泉願借外殿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朔向別

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與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

誦說。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

故令後世多傳聞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

而楊雄亦曰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

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

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

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容。

應劭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

柱下為工。

應劭曰：老

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補注〕吳仁傑曰：當從集本作柳下為定。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

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遠也。〔補注〕周壽昌曰：朔本集載其誠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

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

其滑稽之雄乎。

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

朔之談諧逢占射覆

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謙曰官本注矣作也。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

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

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目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目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目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

略反。〔補注〕何焯曰。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刺取叢脞。以博異聞也。